

从SARS到EV71 我们欠公共卫生的债太多了

国际流行病学专家黄建始接受快报专访 把脉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社会和公众作为

5年前,SARS席卷中国,身在美国的流行病学专家黄建始心系中国并给卫生部领导写信,为我国的SARS控制工作出谋划策。2003年5月2日晚,他接到国家抗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组长,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的电话,希望他能早一点回国,共同抗击非典。临危受命的黄建始连夜从美国启程回国。回到国内后,他担任了国家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的流行病学顾问。陈竺(现任卫生部长)当时是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副组长,他曾对黄建始说:“建始,我们欠公共卫生的债太多了。”

SARS危机过去了,黄建始留在了国内。5月8日晚,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SARS、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阜阳EV71疫情,话题集中当下。

□ 快报记者 倪宁宇

SARS逼着我们还债

星期柒新闻周刊:SARS危机过去5年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您怎么看待那场危机?

黄建始:我感觉2003年的SARS危机对中华民族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其中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一些同胞失去了生命,但它也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使我们明白了保持和提升民族健康的重要性。之前我们对此已经忽视了太久。我是2004年5月4日回国的,5月5日参加了一个研讨会。陈竺(现任卫生部长)当时是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副组长,他对我说:“建始,我们欠公共卫生的债太多了。”所以他做了卫生部长后,我注意到他非常重视公共卫生工作。但是



4月29日,安徽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摆满了病床 张宏伟 摄

诊啊,但是隔离措施都采取了。就算没有这次疫情,公共卫生相关部门也应该提醒大家在春夏两个季节小心传染病。平常如果不做健康教育已经是错了,等问题来了,有孩子死了,再不做就更不应该了。当然,我不在当地,不知道当地有没有做。我愿意相信当地是做好了,但是在观念改变、队伍建设,以及体系整合、完善上做得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星期柒新闻周刊:刚才说到阜阳,阜阳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黄建始:根据我目前有限的了解,整个体系的整合功能和反应很难说已经完全到位。手足口病主要发生在孩子身上,大人被隐性感染的多。遇到这种情况,就不应该都去住院。对病孩应该立即采取隔离措施,对大人应该进行手足口病的预防常识教育,不能出了事光报给上面,自己却在下面等。应该在确诊前就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星期柒新闻周刊:阜阳方面的解释是当时还没有确诊。

黄建始:刚才说了,应该在确诊前就采取预防控制措施。都死了好几个孩子了,应该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了。人命关天,应该立即采取措施,自己上报的上报,该自己做的,没必要非得等到确诊了再采取措施。历史上大多数传染病暴发的成功控制都是在确诊前就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老百姓有权知道与自己健康有关的真实情况,为什么不可以告诉老百姓有几个孩子有可能是因为肠道、呼吸道感染而死亡,告诉家长要勤洗手,这段时间没事少出门、戴口罩防护,如果孩子病情严重就要看医生,要隔离。SARS传到北京的时候,也还没有确

出现公共卫生事件时一定要小题大做

星期柒新闻周刊:4月15日,阜阳媒体刊登播出了“专家谈SARS,危机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和教训”。

黄建始:在传染病已经夺取了好几条生命的情况下,在老百姓完全不知情的时候说什么,如果不是不负责任,至少也是不懂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沟通的表现。发布者

可能不知道老百姓会怎么理解这句话。大多数老百姓没有专业知识,一般都会把这话理解成,这病没有传染性。发布者怎么能完全互相之间一定没有传染性呢?如果不能肯定,就应该假定是可能传染的。当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一定要从最坏的可能去考虑,一定要小题大做。我认为至少我们应该提醒老百姓注意卫生,告诉大家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把预防知识告诉老百姓。我愿意相信当地的公共卫生机构已经做了健康教育工作,只是可能力度不大,效果不好,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好好反思吗?

星期柒新闻周刊:或许真的是缺乏知识和经验?

黄建始:2003年以前这么解释可以接受。2003年SARS危机过去以后,国家花了几千万元进行公共卫生培训,一级一级的培训。几乎每个省都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安徽也有。我去过合肥、马鞍山、铜陵,本人也在当地做过公共卫生讲座。到今天还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如果真的是这样,只能说明我们这些年做培训的努力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很值得我们深思。

星期柒新闻周刊:实际上也上报了。

黄建始: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了传染病问题,总要等到国家级机构出面解决,这不是好事。绝大多数的传染病暴发都是地方性的,应该由地方负责应对。应该在地方解决。而且据我了解,对大多数地方传染病,地方也有能力解决,或在上级有关机构的技术指导下解决。

对公共卫生信息保密是很愚蠢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上面谈的都是阜阳,现在我们回到SARS,危机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和教训?

黄建始:首先,一个国家要发展,没有公共卫生保驾护航,是发展不起来的。这个道理在全世界都同样,不光适用于中国。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英国的公共卫生跟不上,

出了大问题,1853年,英国3个城市光死于急性传染病紊乱的就高达10,675人。1854年,伦敦一条街附近曾经出现两周内死500多人的悲剧。为什么?工业革命吸引了很多乡村人口涌向城市,来自乡村的人们把不良的卫生习惯带到城市,比如把屎啊尿啊的都倾倒在河里,结果引起了严重的霍乱暴发。霍乱暴发,大量的民众生病,城市都瘫痪了,国家怎么发展?中国现在面临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双重威胁,如果不高度重视,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每次事情发生了才去应付或应急,国家是很难向前发展的。我们国家吃这种亏太多了。

SARS危机提醒中国人一定要以人为本。光顾经济发展,忽视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是得不偿失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方针时强调,健康是全面发展的基础,其实这也就是以人为本。国民健康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最宝贵资源。

SARS危机告诉我们,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信息保密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看SARS危机,我个人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公共卫生信息保密是很愚蠢的。SARS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我个人认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该在基层下功夫。所有的疾病都是地方性的,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国家级领导出面处理是不应该的,这是对我国宝贵的领导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容易造成基层对上面的依赖,不利于基层队伍的能力建设。现代文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分工。现代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地域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如果不解放思想,下定决心打破恶性循

环,势必必要拖我们前进的后腿。不应该只依赖上面几个人,基层完全可以做好。当然这要求从上到下建立一支有能力有效率的预防和控制传染病队伍,要科学扎实的培训队伍,不是走过场。目前的情况是,人事、技术、培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普遍重视的是建房子、买仪器,有的地方疾控中心建设得很漂亮,光好看能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吗?

反思不应该只是少数书生的事

星期柒新闻周刊: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黄建始:要重视健康教育。中国人几千年前就知道“上医治未病”。对付所有疾病,健康教育,把科学知识交给大众,都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怎么强调健康教育都不过分。我个人认为中国公共卫生的债,最大的一笔就是欠老百姓的健康教育债。我们的国民健康素质提高的空间实在太,在这里可以借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中国的公共卫生,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国民。SARS过后再轻视过不去。但是,实际上我们做得很不够。现在有一种现象,打着科学的旗号,把大量的钱投入到所谓的“科研”上,对提高老百姓健康素质却不感兴趣花钱。在发表SCI为目的的科研上化的钱和为提高老百姓健康素质化了的钱,两者的投入很不成比例。不少地方没把培训当成正事来做,大多是做做样子,走过场。对老百姓的健康教育也没做到家,没有钱投入,也不了解老百姓的心理。不愿意投钱,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提高老百姓健康素质很难看出为官者的政绩呢。我举个例子:我在徐州广播电台做讲座,我跟听众说生病了不要盲目地打吊针,要相信医生但不要迷信医生。结果一位听众告诉我,她没有迷信医生,看了药方,发现了问题,没有吃那药,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但这种健康教育工作,把健康知识交给老百姓在现有的对医护人员的评价考核体系中毫无价值。现在的考核体系,不是从老百姓的健康出发,而是看你为医院赚了多少钱,看你在没几个人看的外国杂志上发表多少文章。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科研文章,对部分科研人员要求是可以的,但对所有的医护人员,包括基层医护人员都要要求是很荒谬的。



黄建始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助理、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流行病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1992—2003年曾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三州一省地方政府卫生局任流行病学专家和部门负责人。2003年5月4日,应中国科技部和卫生部领导邀请回国参与防控SARS工作。现任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风险评估和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健康管理和医师健康保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星期柒新闻周刊:还有呢?

黄建始:我想我们应该认真真正地坐下来,扎扎实实地进行对事不对人的深刻反思。是时候了。SARS过后没有认真反思,禽流感事件,松花江污染,大头娃娃事件后都没有好好的反思,反思不应该只是少数书生的事,是事关全民慈善,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指日可待。这次阜阳疫情应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总结的机会,但是我估计又会像SARS危机一样,过去就过去了。也许会找几个替罪羊,而且是级别最低的,最不应该负责任的。现在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出事了,喜欢把责任都推到一个身上,不懂得就事论事,找出原因,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EV71疫情很快就会控制下来

星期柒新闻周刊:谈这次EV71疫情的前景,似乎越来越严峻了。

黄建始:很快就会控制下来的。这是一种自限性疾病,没有特效药。急性传染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只要措施正确到位,不应该有什么大的意外。现在参与处理的专家们,据我了解都是我国有丰富经验的公共卫生专家,没有问题。4月底,记者再次前往安

阜阳疫情 上报卫生部需要十五天吗

快报记者三赴阜阳调查EV71疫情扩散原因

被频传的蹊跷谣言

“阜阳市闹人瘟了,已死了六七十个小孩”“阜阳市政府机关幼儿园前几天死了八九个小孩,很多家长吓得不敢再送孩子上幼儿园”……4月20日,记者先后接到两位在江苏打工的阜阳人打来的电话,称阜阳市正在流行一种怪病,很多小孩感染不治而亡。

不敢怠慢,记者随后赶到阜阳。4月21日下午,记者来到阜阳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正是放学时间,孩子们一路蹦蹦跳跳走出来,丝毫看不出报刊人所称的“已死了八九个小孩”的恐怖惨状。老师们否认了近期园内有小孩患病死亡,“外界所传纯属子虚乌有”。阜阳城区其他几所幼儿园情况也很正常。一些老师告诉记者,谣言传得最厉害是在4月上旬,许多家长不肯送孩子过来。4月15日,当地的报纸和广播电视辟谣后,家长们又陆续把孩子送回来。

只有在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科病区,才能让人感受到谣言可能并非空穴来风。从病房到走廊,挤满了看病的患儿和陪护的家属,医护人员则表情严肃地穿梭在病床间。闲余,患儿家属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谁的小孩没有救过来走了,谁的小孩被诊断得了怪病送进重症监护室,但对自己的小孩,都表示是“肺炎,住几天就出院”。医护人员的风口要严实许多,他们要么让你去找领导,要么避而不答。

记者来到阜阳市卫生局,工作人员婉拒了采访,并提醒记者不要轻信谣言。

当地媒体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谣言中说的有些是真的,的确有人。”他向记者提供了一份4月15日的《阜阳日报》,在第二版有两篇针对谣言的“记者问答”,排除“怪病”属非典、人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并正式定性为呼吸道感染。“记者问答”证实已有几例患儿死亡,但同时称与往年相比,“死亡数字并无明显增多,维持在正常的发病死亡水平”。

朋友说:“答记者问”中有些内容与事实不符,“比如死亡患儿数字就不不是所称的几例”。问他多少?他表示“这是政府严守的秘密”。

致命怪病原因不详,患儿死亡数字不详,记者带着困惑结束了2天的调查。

被病祸的疫情发布

4月27日,新华社发布通报,阜阳发生EV71病毒感染疫情,已有18名儿童死亡。舆论顿时一片哗然,随即有报刊刊出阜阳“隐瞒”疫情的“丑闻”,更是引发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大批记者云集阜阳,追根究源,深批调查。

4月底,记者再次前往安

徽,发现EV71疫情的信息发布过程颇令人玩味。4月29日下午,阜阳市一位主要领导坦诚地告诉记者,在EV71疫情的上报和发布上,阜阳市政府完全是依法按程序进行的,根本不存在外界所传的瞒报、迟报、漏报情况。“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阜阳市政府完全能经得起任何组织的调查。”但这位领导不肯详细介绍,只是建议记者可以向安徽省卫生厅了解。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副主任冯立中称,疫情是4月23日下午4点确诊的。为了尽快将信息向社会发布出去,“我们是争分夺秒,立即起草了两份报告,一份给安徽省政府,一份给国家卫生部。省领导当天比较忙,我们找到会场,将报告签发;卫生厅收到报告后,第一时间送给部长陈竺,陈竺连夜签发。所有审批手续办完,已将近晚上10点。我们顾不得休息,又立即将信息挂到卫生厅的网上,随后向安徽日报、安徽电视台、安徽广播电台和卫生部主管的健康网,发了通报。第二天,这些媒体都刊发或播发了。”

记者查看了安徽省卫生厅网站上的这条疫情信息,可能由于放在“卫生信息”分类的“综合新闻”栏中并不醒目,到4月30日下午,网页记录显示:7天里这条消息被浏览510多次。而这条信息的内容,更多地宣传了省市二级卫生部门的防控成绩,疫情的严重情况则被寥寥数字带过,以致有人发出质疑:“安徽省卫生厅在把疫情当喜事办”。4月24日,安徽日报、健康报、阜阳市政府网站都刊发了疫情信息,内容与安徽省卫生厅网站上的大同小异。随后,“新华网安徽频道”等国内30多家网站转发了这一疫情信息。”冯立中称。

但不知何故,这么多媒体刊、播、转发的疫情信息,并没有引起公众特别的关注。大多数老百姓都没有看到官方发布的这一疫情信息。调查中,绝大多数阜阳市民表示,他们是通过电视、都市报和网络知道疫情的。为何不选择老百姓更爱读行为而更广的安徽省内的几家都市报,冯立中解释,“疫情发布,我们首选肯定是党报党刊党台。”

被轻视的医生诊断

贾帅帅,这个不到两岁的可爱男童,死于2008年3月28日傍晚。他是迄今确认的第一



4月30日,安徽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临时病区的患儿和家长 新华社记者 陈晖华 摄

被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的阜阳EV71疫情,并没有像4年前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一样收场——一批地方高官被问责;相反,卫生部调查组 and 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对阜阳防治EV71疫情工作予以了高度肯定。但是,政府部门和权威专业机构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整个防控工作疏而不漏,并不意味着已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可以搁置。

回首阜阳EV71疫情防控的前前后后,梳理纷繁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各种现象,也许我们能看清阜阳EV71疫情背后的真相。

一个因EV71病毒死亡的患儿。当天17:30,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刘晓琳交接班时,白班医生告诉她,科里收治了2名“重症肺炎”患儿。刘晓琳还没来得及查看病历,贾帅帅就进入了留观状态,“吐着粉红色的泡沫液。检查发现,左心衰竭肺水肿。心电图监护显示,他的心率在减慢,呼吸也逐渐停止了……”

1小时后,死神以同样的方式带走了另一名“重症肺炎患儿”——2岁的方雨倩。短短时间内连死2个孩子,有着20多年临床经验的刘晓琳感觉异常。这时护士告诉她3月27日也有一名相同症状的孩子死亡。“我立即将这3个患儿的资料调过来,发现都因右心衰竭而死亡。这很不正常,因为常规肺炎,大多不是左心衰竭导致死亡,而且不应有水肿、口吐红色泡沫等症状。”

刘晓琳说,当时手足口病在大脑中一闪。于是,这位4年前的阜阳劣质奶粉导致“大头娃娃”的举报者,随即将情况上报。市、市两级关系时,官员们都巧妙地进行了回避。可一个不巧的事实是,第一例死亡患儿标本4月18日才送到国家疾控中心病毒所。那么,4月18日之前的那十几日里,安徽省卫生行政系统的官员和专家做了些什么,是否有必要花这么长时间,无疑令人关注。

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副

琳主任曾提出可能是手足口病的判断,但被专家很快否定,有的专家甚至批评了刘晓琳不按肺炎进行诊治的方案。”5月7日,阜阳市人民医院几位儿科医生私下告诉记者。

刘晓琳并不完全认同同事的说法,“当时,我只是不赞同肺炎的诊断意见,更倾向为手足口病。到4月6日,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先后有2名患儿死亡,而且都表现出了疱疹症状,我这才基本坚定了肠道病毒引起手足口病的判断。”

但由于缺乏病原学的调查和实验室的病毒检测,刘晓琳的这一诊断结果,仍然没能获得省里专家的认可。刘晓琳表示,“不能怪专家,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也不巧,没有现成的类似病例,就回去了。孰料,专家刚走不久,4月3日晨,4个月大的张曼丽被送到医院,几小时后就死去了。另外,看病因人而异,认识一种病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令人诧异的是,4月15日《阜阳日报》上的两篇“答记者问”,其中一篇解答的专家就是刘晓琳。对此,刘晓琳只是笑笑,并没有解释原因。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副主任冯立中告诉记者,这两篇“答记者问”都是专家组的意见。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科一位医生感叹道:“当初非典刚出来时,钟南山就作出了准确的诊断,但一些专家不认同,硬是搞了几个月的调查和实验,才最终认可钟南山的诊断。刘晓琳也是遇到了类似情况,好在本次没拖几个月,否则会死更多的患儿。”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5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上,对阜阳疫情防控工作予以肯定的同时,还特别指出,“省一级到国家级的疫情报告制度尤其需要完善,就算没搞清楚疫情发生的真实原因,或者没有完全了解发生了哪些异常情况,也要先上报,争取时间。”

被延误的疫情确诊

3月29日,刘晓琳医生上报异常病情;3月31日,阜阳市卫生局上报安徽省卫生厅,当晚5名专家赶到阜阳;4月4日,阜阳获得首例死者遗体解剖权,安徽省疾控中心主任任军等专家赶到阜阳;4月16日,卫生部派出的首批流行病学、临床、检验专家来到阜阳;4月18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收到第一例死亡患儿标本;4月23日16点,中国疾控中心正式确诊为肠道病毒EV71。

以上是目前各方确认的一个时间表,至于安徽省卫生厅上报卫生部的时间,该厅新闻办副主任冯立中并没有明确给出,只是告诉记者,“我们一收到阜阳市卫生局的报告后,就迅速上报了卫生部,卫生部随即派出专家过来指导工作。”之前,媒体报道称,安徽省卫生厅在4月15日将异常情况上报卫生部,但消息源都很模糊。

阜阳市卫生系统一位工作人员给记者披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市卫生局向省卫生厅上报后,见迟迟没有准确结果,十分焦急,多次想直接向卫生部上报,但由于没有权限,只能干等。后来,还是市领导发了话,以阜阳市政府的名义直接上报了卫生部。

人命关天。这个词每个人都会烂熟于心,而当每个人遇到突发事件时,则往往表现出与其所理解的不一样的行动。在阜阳EV71疫情中,如果卫生系统的官员和专家,能以人为本,把生命摆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就会突破许多常规和框框,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采取隔离措施,从而第一时间救下一个个花季般的鲜活生命。快报记者 刘向红

主任冯立中解释称:“3月31日,我们收到阜阳市卫生局的报告后,领导十分重视,立即组织专家展开调查和会诊,并向卫生部进行了报告。卫生部随后派出专家参与诊断。这个诊断过程看起来有点长,但已是最快的速度。因为病原的确定需要依靠流行病学调查作为辅助手段,这种调查关系到大量的采样,包括患者身体状况、生活环境等资料搜集。从采集标本到最后得出病原,是一个依赖于大量采样、分析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阜阳市卫生局副局长发言人严伟说,4月5日晚,省、市病毒专家,完成了首例死亡患儿标本取样。后来,省里派来第三批专家,卫生部的专家也参与进来,大家一致要求大量采集合格标本。“这个大量的采集这样,检测过程,我们花费了一段时间。”

尽管省、市卫生官员一再声称,疫情没有隐瞒,工作经不起调查和时间的检验,但不少业内人士还是认为上报卫生部不够及时,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山东临沂也暴发过EV71疫情,共有近40000人感染,但最后死亡的只有15人,远远低于安徽阜阳的死亡率。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山东省上报十分及时。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5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上,对阜阳疫情防控工作予以肯定的同时,还特别指出,“省一级到国家级的疫情报告制度尤其需要完善,就算没搞清楚疫情发生的真实原因,或者没有完全了解发生了哪些异常情况,也要先上报,争取时间。”

言犹未尽,意味深长。

记者手记

生命至上

阜阳EV71疫情发生前后,快报记者三赴阜阳。

4月21日,记者第一次抵达阜阳。面对记者,当地卫生系统人员的回答出奇一致——“不知道”“你找上面的领导去。”4月29日,记者二赴阜阳,面对媒体的强烈质疑,当地卫生部门底气十足地表白,“我们没有隐瞒,我们及时上报了。”5月4日,记者第三次赶往阜阳,最早发现EV71疫情的一线医生刘晓琳告诉记者,她的事后被证明为正确的诊断,但未能引起专家重视。她觉得痛心而无奈。该市卫生系统一位工作人员则悄悄透露一个秘密,见卫生厅迟迟没上报卫生部,市卫生局的领导都急了,最后请示市政府,以市政府的名义直报卫生部。

人命关天。这个词每个人都会烂熟于心,而当每个人遇到突发事件时,则往往表现出与其所理解的不一样的行动。在阜阳EV71疫情中,如果卫生系统的官员和专家,能以人为本,把生命摆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就会突破许多常规和框框,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采取隔离措施,从而第一时间救下一个个花季般的鲜活生命。快报记者 刘向红